

更团结，我们看到了

东京奥运回眸·精神篇

瀛奥运·观察



奥林匹克运动，是把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盛会。当人类被疫情隔离之际，超越国籍和民族的东京奥运会，遵循“更团结”的奥林匹克新精神，用情感的纽带，将所有人重新牢牢地系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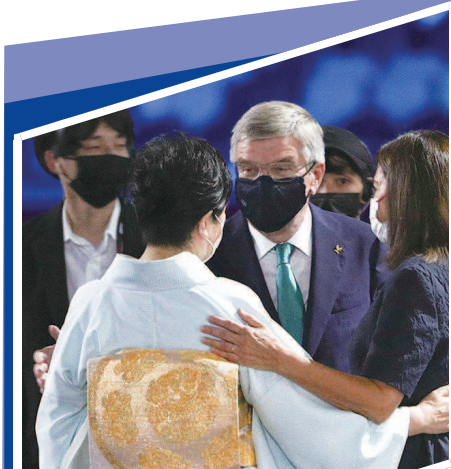
是对手亦是朋友

女子铅球决赛，美国名将桑德斯穿得像一只鹦鹉般上场了，这回，还戴上彩色骷髅图案的口罩。场上，桑德斯一直拿凶狠的眼神瞪巩立姣。“她一瞪我，我就瞪她。”姣姣说，这就是自己夺冠的奥秘。

玩笑罢了。下了赛场，巩立姣和对手有说有笑，刚刚的紧张气氛，瞬间被浓浓的友情冲淡。来自新西兰的亚当斯说：“我和巩（立姣）一起征战了好几届大赛，她是我一直非常尊重的运动员。”

运动员之间不只是竞争，更多是尊重，是惺惺相惜，这种融合感展现在东京奥运会每一个赛场。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，选手间有共同的经历，共同的话题，更有共同的梦想。

36岁的亚当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银牌后，她对着镜头拿出两个宝贝的合影，一脸幸福。赛后，当听到巩立姣透露开始考虑赛场外的人生规划时，她衷心祝愿老对手：“也能早点有自己的家庭生活，有自己的孩子，快去享受普通人的快乐。”对手的祝福，让巩立姣非常激动，这是奥运金牌之外，一样珍贵的收获。



▲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（中）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（左）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



▲美国选手苏妮莎（上）、拜尔斯（中）祝贺中国选手获得平衡木冠军



▲男子800米预赛，难民代表团选手、来自南苏丹的希恩杰克不慎跌倒，以最后一名的成绩完赛。抵达终点后，希恩杰克跪倒在地，掩面痛哭，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鼓掌致敬。难民代表团或许拿不到奖牌，破不了纪录，但在他们身上，奥林匹克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——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，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。



▲男子800米预赛，难民代表团选手、来自南苏丹的希恩杰克不慎跌倒，以最后一名的成绩完赛。抵达终点后，希恩杰克跪倒在地，掩面痛哭，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鼓掌致敬。难民代表团或许拿不到奖牌，破不了纪录，但在他们身上，奥林匹克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——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，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。



▲男子800米预赛，难民代表团选手、来自南苏丹的希恩杰克不慎跌倒，以最后一名的成绩完赛。抵达终点后，希恩杰克跪倒在地，掩面痛哭，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鼓掌致敬。难民代表团或许拿不到奖牌，破不了纪录，但在他们身上，奥林匹克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——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，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。



▲男子800米预赛，难民代表团选手、来自南苏丹的希恩杰克不慎跌倒，以最后一名的成绩完赛。抵达终点后，希恩杰克跪倒在地，掩面痛哭，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鼓掌致敬。难民代表团或许拿不到奖牌，破不了纪录，但在他们身上，奥林匹克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——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，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。

这本是一篇写在前头的报道，但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激烈精彩，话题不断，挪到了收尾之处。也好，尘埃落定，再来听听当地民众对这届特殊大会的感受，会来得更完整，更真切。

争议声中开幕

小山雅久，刚刚从日本一家知名的大型综合商社退休，结束了每天往返于神奈川县和东京的日子。“当时关于奥运会办不办的讨论，氛围很微妙。疫情越来越严重，东京都再次进入‘紧急事态’，大家的心里是有些紧张的。”小山雅久说，在上下班高峰期间的轨交车里，虽然开着车窗，自己仍会怀疑：这样行吗？能避免感染吗？

奥运会办了。这个决定最后是政府做的。小山雅久说，尽管在野党不断质疑，“在这件事上，政府是起决定作用的。这个结果，也有日本政府考虑‘面子’的因素，向来是这样的。”

等待一年后，奥运圣火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点燃，当晚，距离赛场最近的公寓楼，许多住户在窗户贴上“东京2020”的贴花，为奥运会助力；而在他们楼下，也有市民聚会抗议，喊着“我们不需要奥运会”的口号。

运动带来快乐

运动员仍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带到了奥运会赛场。小山雅久和家人一起观看电视转播，为日本选手出色的表现感到振奋。

柔道，乒乓球，田径，足球，篮球……日本的电视转播镜头对准本国的优势项目，让奥运会成为这段时间的热门话题。国立竞技场外的奥运五环标志，每天都有市民排队等候拍照。从台场海滨公园能眺望到伫立在东京湾里的五环标志，父母带着孩子，恋人相互依偎，还有学生三五作伴，来到这里打卡。在有乐町的东京奥运纪念品商店，东京市民热络地采购，其中不少是相伴而来的年轻人，大家有序地排好队伍，挨个挑选自己中意的纪念品。最受欢迎几乎人手一份的，自然是日本代表团橙红色的队服。

“运动带来了纯粹的快乐。”小山雅久说，而且，因为有些项目在中日选手之间展开竞争，他也关注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出色发挥，“他们身上有一种拼搏精神，一种为国家争光的使命”。

促进交流合作

奥运会期间的防疫，取得了成果。尽管日本国内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屡创新高，但奥运村的感染率被控制在很低水平。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，奥运场馆内未发生一例感染。这背后，有8000名东京奥组委工作人员

人员的辛勤付出。对于一届没有任何过往经验可以参考的奥运会，这些人一直努力寻找解题的方法。

这种责任和勇气，是包括小山雅久在内的许多民众愿意看到的。“不像我们战后出生的一代，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只考虑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。像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夺冠后升旗奏国歌，一些年轻人也不会唱。在公共道德、公共事务上，年轻一代很少在乎。”

小山雅久从事贸易、投资几十年，在中国也工作过一段时间。他的儿子曾在北京的大学读书，并练习武术，和父亲一样，他希望身边的朋友懂得交流。担任日本日中关系学会理事的小山，在中国有很多老朋友，东京办完了奥运会，接下来，北京冬奥会也近了，他很期待，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舞台交流，“中国青年现在很努力上进，有拼搏精神，希望在交流中能把两国年轻一代的力量发挥出来”。

特派记者 金雷（本报东京今日电）

一个日本人眼里的东京奥运会